

國際中文版獨家授權

奧格·馬帝諾

激發無限成功的潛能

THE SPELLBINDER'S GIFT

百萬冊暢銷書作者
國際演講名人

奧格·馬帝諾 (Og Mandino) / 著

您有權選擇並有能力過更好的生活！

本書給您七項開創新生活的寶貴建議

將這些智慧種子深植於心

每天唸一遍，不到三個月

您將擁有煥然一新的生活

成功、財富、幸福的花園佈滿心田



吳由美 / 譯

奧格·馬帝諾

激發無限成功的潛能

THE SPELLBINDER'S GIFT

百萬冊暢銷書作者 國際演講名人
奧格·馬帝諾(Og Mandino) / 著

吳由美 / 譯

關於本書

奧格·馬帝諾 (Og Mandino) 是現今作家中最獨特的一位，他的作品不僅有人性、更有神性，特別是某些奇蹟順理成章的發生，更令人讚讀不絕，深深地為其生花妙筆所懾服。在本書中，奧格·馬帝諾以其對人生的關懷，告訴我們一個演講經紀人巴特·曼寧的故事，故事中人物還有巴特·曼寧的太太瑪麗、令人難以忘懷的朋友派屈克·多尼、一個小女孩凱茜，還有一隻神奇的熊寶寶。

巴特·曼寧是一位成功的演講經紀人，在半生的努力之後，他為自己在同行贏得最高的聲譽及敬重，然而，好景不常，他所經紀的演講者相繼離去，使得他麾下

無將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，巴特只好宣告退休，與瑪麗共享悠閒的退休生活。

然而，有一天，他卻鬼使神差地再回到辦公室，朦朦懂懂的他，實在弄不清楚自己爲何要再回到這間蒙塵已久的辦公室，然而，假設這是上帝的旨意，他只好重執舊業，等待上帝下一步的安排。

在擁擠的演講界盛會中，他終於找到自己想要的人——一個英俊的青年，派屈克·多尼，渾厚天成的嗓音、深刻的演講內容，多尼具有催眠觀衆的能力，每個聽到他演講的人都如癡如醉，報以熱烈的掌聲。

巴特終於正式與多尼合作，他們將在演講界再放璀璨光華，然而，一件悲劇的發生改變了一切……。

最後的結局令人訝異，然而，奧格·馬帝諾巧妙地安排，讓我們心中重新燃起希望，一股暖流迴盪在我們的胸懷，也許冥冥中自有天意，但……上帝對我們的眷顧卻始終不減。

平淡無奇的日子中，
總有些出奇制勝的故事，
令人讚嘆不絕！

那是個輕鬆、愉快的一晚，入夜後，我和瑪麗終於回到家，脫掉一身的風塵僕僕，我倆相擁而眠，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：「親愛的，妳認為那個男人怎麼樣？」

「巴特，他在台上台下一樣令人印象深刻，而且平易近人，他有一種特殊的魅力，像磁鐵般吸住身旁的人，他的聲音溫柔動人，有一種讓人說不出所以然卻又無法抗拒的魔力，跟他說話時，我情不自禁地降低自己的音調，以免破壞他的聲音所造就出來的美好氣氛和情境……那種態度就像小孩對大人講話一樣。他那英俊的臉龐、微髭的下巴，令我回想起小時候在教堂裡看到掛在牆上的畫中人物，有著宗教式的莊嚴，有時候甚至讓我有種錯覺，以為他頭上戴著光環。」

「瑪麗，妳到底在說些什麼啊？」

「巴特，對不起，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在說什麼。」

1

四十年來起起伏伏，從五〇年代的韓戰，美國青年無殃受害，然後是五光十色的百老匯；醫藥上的進步，我們開始使用抗生素治療感冒；金賽報告掀起了性學討論熱，慾望街車中，布朗達炫耀他的肌肉；而我們也結束了空運柏林的行動；四十年中，美國瞬息萬變，而我始終堅守崗位，在距離時報廣場不遠處的一棟公寓二樓，從事為世界著名的演講者擔任經紀人的工作。

然而，毫無預警的，在不到十二個月的時間，我的工作卻產生了很大的變化，一向由我打理經紀工作的三位當紅演講家紛紛宣布退休；其中一位說他已厭倦了馬

不停蹄的奔波、住飯店、吃餐館的日子，他只想回家蒔花弄草、寫寫回憶錄；另一位則患了喉癌，還有一位中風，半身麻痺，行動無法自如。還有四位價碼相當高的演講者，都是我最親密的好友，竟然相繼過世。

那是在二月裡一個悲傷、令人心碎的日子，七個月來，已是我第四度爲自己的好友扶棺，眼前似乎是烏雲密布，身心俱疲下，我回到了辦公室，收拾所有的重要文件和資料，然後鎖門離開，當大門在我身後關上，我知道我的工作生涯已經結束，我的事業隨著好友們的離去，也將被埋葬。那年——我六十八歲。

事業結束後的頭一年，我嘗試著去豐富自己的退休生活，開始享受人們所說的「黃金時代」。瑪麗和我加入了曼哈頓橋牌俱樂部，我們幾乎每週都去打高爾夫，偶爾也一塊去看看歌劇或表演。感謝上帝，賜給我這麼一位賢內助，她陪著我去安排退休生活，那段日子，我們簡直快樂如置身天堂。

我們一道去旅行，在大西洋城比賽打電動玩具，在百慕達的晴空碧海中釣魚，在佛羅里達的海灘吃花生米、喝啤酒，到處逛博物館，日子過得極爲充實有趣，即使已經結婚三十五年，她還是保持著老習慣——喜歡靠著我用雙手托著我的臉，說：

「你厭倦了嗎？親愛的。」

我當然還是一本以往忠實地說：「當然不。」然後親著她的前額，緊擁著她。對於像我們這樣相愛近四十年的一對夫妻，當然無意於對對方撒謊，然而無意識的反應是存在的。

退休之前，我有每天慢跑的習慣，退休後，這個習慣更需要繼續維持，因為我已快變成電視機前穩坐如山的懶骨頭了。

這個習慣已超過三十年的歷史了，每天黎明，只要我在城裡，而且天候許可的話，我會躡身起床，輕輕地穿上運動服，以免吵醒瑪麗；喝下一大杯橘子汁之後，確定自己已帶了鑰匙，我就輕聲帶上門，出去慢跑。

中央公園離我家只有兩條街的距離，我習慣穿梭於公園附近不同的街道，以便遍覽公園四周的景緻，從克麗歐佩脫拉樹林到草莓園，從眺望城堡到莎士比亞花園，從池塘到大草原。

這座坐落於市中心的八百多畝綠地，是熙攘煩囂中的僻靜之處，也是我避難的天堂；每當我因生活或工作壓力而心煩意亂時，我會到這裡跑上一小時，讓自己恢

復精神，通常，我會從公園南端的藝術家之門跑起，然後左轉，越過有著清涼綠地的陸軍廣場，穿過第五街，如果都碰到綠燈的話，我就再多跑兩條巷子，然後往北，回到公園大道，慢下自己的腳步，因為我已快回家了。

瑪麗總是在我慢跑到家之前醒來，所以，在我淋浴、梳洗、刮鬍子、整裝之後，我會和她共度一小段清晨時光，喝喝咖啡、吃早點，然後再搭車或走路去上班。

退休之後，我不需去辦公室了，所以，淋浴、梳洗完，我就換上休閒服，然後，跟瑪麗一塊收看「每日一秀」，看電視、或玩報上的填字遊戲，實在不屬於我的退休規劃，但我卻幾乎天天如此。

在一個六月溽暑的清晨，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，那是我生命中重要的轉折點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仍然不清楚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。有人說：上帝喜歡開人類的玩笑，祂會在人生棋盤上，隨意擺弄一顆棋子，然後靜觀其變。發生在我身上的，也許就是這麼一回事吧！

「珍惜把握所擁有的，並盡量利用。」

「『明天』只有在傻瓜的字典裡才看得到。」

「當你想到才做，爲時已晚。」

聲音的來源出自於人行道旁，他坐在輪椅上，衣衫襤褸，紅色的上衣破舊得難以蔽體，右腳沒有穿襪子，只穿了一隻平底膠鞋，露出了毛茸茸的腿，銀灰色的頭髮，雜亂地鋪在肩膀上，給人一種風塵僕僕的感覺，他的臉上蝕刻著歲月的痕跡，有著剛強的線條，是歷盡滄桑才有的疲憊，然而，這樣破敗的外表下，講出這些金科玉律的聲音卻是強而有力的。

他的位置正在公園南端及第五街交叉的角落上，當我結束晨跑，朝東經由第五街時，他就正在我回家的路途上。

中央公園南端和第五街交叉處，是個繁忙的角落，每天清晨，一波一波的人潮在此處交會，又各自散去；男男女女、形形色色的人們，神色倉皇地，無視於彼此的存在，急促地各向南、北、西、東奔馳。

當我走近他時，可以看到在他那粗糙而且青筋畢露的右手拿了一本破破爛爛的聖經，另一隻手則拿了一只金屬杯，令我驚訝的是，他竟然捨棄那群上班族，將目標指向我，他向我揮舞著手，猶疑中，我慢下了腳步，當我更靠近他時，他用聖經

指著我的頭，大叫：「現在馬上就去做，你！就是你！現在馬上就去做。」

他將矛頭完全指向我，對我揮舞著雙手，大吼著：「你必須今天馬上做，你必須馬上去做，否則明天無法開花結果，否則永遠也等不到開花結果的那一天。」有一些比較好奇的通車族，也慢下了腳步圍觀。

在我的一生當中，罕有退縮逃避的情形，但這次，我卻在離他只剩幾碼遠之處，改變了方向，放棄了向前越過幾碼即可回家的路，折而往南，往中央公園的更南端走，無疑地，我離那輪椅怪客愈來愈遠了，但我也離家愈來愈遠了。

到現在，我還是不明白，那天早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！當我一個人走在往南的路途上，我竟然一次也未問過自己，到底在做什麼？到底想走到那裡？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再折回往北的路？在那條路上，我像個被繩子操縱著的傀儡，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個熟悉的地標跳躍於眼前，又轉眼流逝——巴格道夫好人餅舖、提芬妮時裝、米勒、皇后大樓、克林玻璃、第五街長老教堂、古西名品、聖黎吉思旅館、卡迪亞精品店、聖派屈克教堂，紛紛消逝於眼前。

最後，我完全慢下了腳步，右轉離開第五街，再向西行兩個巷弄，我停下腳步，

將身子靠在一支老舊的燈桿上，望著昏暗的西四十四街，這裡相當靠近時報廣場，回想著，在近四十年的奮鬥中，我在這兒創造了一個知名而有信譽的經紀公司。

然後，我繼續往西，緩緩地、慢慢地，好像受了催眠似的，走向時報廣場；在垃圾遍地的巷弄中，我小心翼翼地移動著腳步。

在這條巷弄的半途中，我停下腳步，望著四處斑駁的建築，在我左手邊稍遠處，是一家小咖啡廳，在那家咖啡館，我曾與許多所打理經紀工作的演講者，有過溫馨而理性的對話；緊鄰著咖啡館的是巴雷斯寇戲院，由大衛·巴雷斯寇先生建造於一九〇七年，這家戲院曾為許多紐約客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，提供無限聲、光、色的回憶，如今人去樓空，空蕩蕩的戲院門口掛著個牌子：「代售百老匯秀場戲票，電話預約訂票專線：×××。」今非昔比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最後，我終於鼓起勇氣，將目光移向戲院的左邊，那是我最熟悉的一棟建築，兩層樓的公寓，是我近四十年來奮鬥的場所。看到它時，我的心情既興奮又激動，對我來說，它絕對不亞於拉斐爾的傑作；在一扇窗上，金黃色的字跡「動力無限」，一樣明白可辨，旁邊一行小字是：「演講經紀公司，負責人：巴特·曼寧」，招牌下

是一部冷氣機，旁邊那扇窗上則是同樣金黃色的字：「改變生活，改變生命」。看著那蒙塵的窗及招牌，我的眼睛也模糊了起來，我伸手觸及自己的褲袋，在濡溼的肌膚上，靜靜地躺著一串鑰匙，趁著交通的空檔，我橫越了馬路，站在自己的辦公室前，一輛紅色的卡車正在卸貨，他把紙箱一個個地堆在我的辦公室門前，我必須越過重重阻礙，才能開門，當鑰匙一插進鑰匙孔，昔日的感覺全部湧上心頭，令我百感交集；我跟著四十年的習慣走，入門，踏上往二樓的階梯。

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呢？為何我不回家、舒舒服服地躺在沙發上，和瑪麗共飲咖啡、看晨間新聞？為何我要回到這個我已經超過一年不曾踏進的地方？雖然在這裡，我完成了許多傲人的成就，捧紅了無數個演說家；然而，這不是我自己決定要將這一頁燦爛史闔上，讓它成爲我人生中的歷史的嗎？今晨，是上帝撥弄了我人生棋盤上的棋子嗎？第五街那擋在我回家途上的輪椅怪客，難道是改變我命運的使者？抑或回到這裡只是完成我數月來潛意識裡的渴望？如果是上帝下了這步棋，那麼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回應？！

一切的種種毋庸再論，我只知道，我的人生至此又將改觀。



坐在熟悉的沙發上，將近三十分鐘的時間，我試著去整理混亂的思緒；我的手靠在橡木辦公桌上的一本記事本上，這本記事本曾是我生活的指標、重要的行事曆，如今卻已殘破不堪，蒙上一層厚厚的灰塵；突然我想到了打電話回家……。

電話還能夠用，我撥了七個數字鍵，幾乎是馬上的，我聽到了瑪麗的聲音：「喂？」

「喂，是我。」

她的聲音冰冷簡潔的說：「你在那裡？」

「我……我在舊辦公室，坐在妳送我的大辦公桌前……還記得嗎？這張辦公桌是我四十歲時妳送的生日禮物，彷彿才是昨天的事……。」

後來，我聽到了她抽泣的聲音，她說：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巴特！我以為我們倆之間是不存在任何秘密的，為何你要回辦公室，也不跟我說一聲呢？你可知我有多擔心嗎？在你應該到家的時候，不見你回來，讓我不禁胡思亂想了起來，甚至以為萬一你在街上心臟病突發怎麼辦？！我唸出了所有能想到的祈禱詞，只希望你平安無事，沒想到……，你在那裡？」

「我剛剛告訴過妳了，我在辦公室。」

「錯了，親愛的巴特，你已經沒有辦公室了。難道你忘了你已經退休一年多了，你甚至已經開始收集社會保險的資料準備申請了。」

我遲疑了半晌，「對不起，甜心，妳是對的；我不知道如何去解釋這件事，瑪麗，但妳必須相信我，我真的不瞭解我為何會置身此地，我無意於隱瞞妳任何事，甚至今天早晨結束慢跑時，我也沒有一點想回到這裡的念頭，但現在我畢竟在這兒了……也許我不會再過來了，也許我真的開始年老愚昧了。」